

谭延闿

政坛不倒翁



许顺富 著

谭延闿(1880—1930)，字组安，号畏三，湖南茶陵人。清末最后一科科举考试的会元，著名的立宪派首领。1911年武昌起义后，登上湖南都督的宝座，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谭延闿通权达变，善测政治风向，从三次督湘到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到最后出任第一任行政院长，构成了他整个民国时期名位鼎盛的煌赫篇章，从而成为群雄纷起的动荡时局中为数稀少的政坛不倒翁。不仅如此，他的书法名满天下，享有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的美誉；不爱美人，却对美食情有独钟；虽为文人，却精通骑射。

世人对他褒贬不一，有人称他为“民国一完人”，说他是“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有人称他为“党国柱石”、“药中甘草”，也有人说他是八面玲珑的“水晶球”、“伴食画诺的活冯道”。读完此书，相信你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谭延闿

——政坛不倒翁——



许顺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谭延闿:政坛不倒翁/许顺富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

(现代人物探索书系)

ISBN 978 - 7 - 5633 - 6491 - 6

I. 谭… II. 许… III. 谭延闿(1880 - 1930) - 传记
IV. 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621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395790 - 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715mm × 1 020mm 1/16

印张:15.5 字数:230 千字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前言

谭延闿,一个被人逐渐遗忘,被时代渐渐掩埋的风云人物。可是几十年前,他曾经是名震朝野的显要人物。不管是在政界还是军界,不管是在文坛还是书法界,他都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政界的一流角色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和蒋介石无不对他高看一眼,谁也不曾怠慢过他。

他是湘系军阀头领,一生三次督湘,在南北各派势力的夹缝中,运用自己的纵横捭阖之术,左右摇摆,时起时落,弄得政敌头痛脑晕,始终不能将湖南囊括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他走得最英明的一步棋便是在陈炯明叛变后南下广州,去烧政治处境与自己同样艰难的孙中山的冷灶,出任大元帅大本营内政部长,所谓患难见真情,他因此成了孙中山得力的心腹爱将。孙中山病逝后,他积累了足够的政治筹码,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竞相争取的对象。他没费多少精力,就与党、政、军的头号新贵蒋介石握手言欢,于1925年7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待到中山舰事件、北伐战争和宁汉合流,一波一波的政治风浪,他在仕途更是扶摇直上,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尽管他年寿不高,只活了50余岁,但在事业上,他达到了辉煌的金顶。

在风云际会、群雄纷争的清末民初政坛,谭延闿留下了他不同寻常的足迹。

他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会元,在全国读书士子的统考中拔了头筹,弥补了湖南人200多年来没有会元的缺陷,为湖南人增了光,添了彩。其声名和影响力甚至盖过了那一科的状元刘春霖,成了响当当的科场显贵。但是,他却走向了清政府的对立面,成了保路、立宪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敲响了封建帝制的丧钟。

他是典型的文人,却又成了一个玩弄权势的老练政客。在官场中八面玲珑,其观念和主张既可谓不新不旧,又可谓亦新亦旧,他上下合辙,左右逢源,竟



因此博得了一个“水晶球”的绰号。有一次，谭延闿与著名律师贝允听见面，寒暄时他照例询问对方近况如何，贝允听的回答极其简洁，那就是：“混”。谭延闿闻言大笑，赞叹道：“此言绝妙！鱼龙混杂是混，鱼目混珠也是混，混之用大矣哉！”1917年，辫帅张勋在北京复辟，伪旨下达各省，谭延闿被授湖南巡抚职。一时间风向未定，形势不明，他当然不会急于表态。当时，有一位记者采访谭延闿，问他将如何对待“圣命”，谭延闿避实就虚，只是一口气连呼两声“滑稽”。他究竟是指自己新授湖南巡抚这件事情滑稽，还是指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滑稽？怎么理解都可以，记者仍是满头雾水，谭延闿却轻松敷衍过去。谭延闿主政行政院时，抱定“三不主义”，一不负责，二不建言，三不得罪人。他把自己磨炼成为一个“伴食画诺”的活冯道。当时，胡汉民与蒋介石矛盾甚深，对谭延闿甘当老蒋的橡皮图章大为不满，一日于行政院大门口截住谭延闿，高声质问：“你身为院长，尸位素餐，难道就这样混日子么？”谭延闿也不顾旁边围了许多人，叹曰：“混之用大矣哉。”说完转身就走。这句话于是成了当时的一句名言。谭延闿死后，上海某报登出对联，便借用此语：混之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球本能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这副对联虽然用词尖刻、恶毒，但用在谭延闿身上倒也贴切。

他是文人，却爱兵如命。他不喜欢属下称自己为省长，而要大家称其为督军。在给北京的电文中他也一律署上“谭督军”字样。他曾声言“做惯了婆婆，做不了媳妇”。他在做国民政府主席的时候，仍要兼第2军的军长。他深知“有军就有权”、“谁枪多谁就势大”的道理。在婆婆做不成的情况下，他也能屈能伸，做媳妇做得有模有样，讨人喜欢。

他生性圆滑，以文人治湘，外表温和，笑脸菩萨一个，常被人讥为左右作揖的“谭婆婆”。但他却有百步穿杨的枪法，无人匹敌的骑马技巧，连那些纵横疆场的骄兵悍将也不得不佩服他高深莫测的修为，由衷地发出“真人不露相”的赞叹。

他自认知人善用，有识人之明。对赵恒惕百般呵护，千般关爱。对赵本人有再世之恩，对赵家也关怀备至。赵恒惕父亲临终之时，曾拉着儿子的手，叮嘱“千万不要忘了谭督的恩德”，赵恒惕赌咒发誓要效忠谭氏。但最终赶他下台，逼他离湘的竟就是这个赌咒发誓的赵恒惕。

他与程潜在湖南时暗中较劲，水火不容，总是想方设法要排挤对方。但到了广州，在孙中山手下和国民政府时期，他们却化敌为友，成了国民政府政坛上的难兄难弟，一直相互关照，相互支持。

他本想让毛泽东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生意人,守着一个固定的职业,去赚钱谋生,少些叛逆精神,因而不惜纡尊降贵,以都督身份去为他的“文化书社”开张剪彩,题写招牌。但没想到这个从韶山冲走出来的年轻人并没有就此安下心来做生意,而是把书社当作唤醒民众的工具,他最终成了国民党的掘墓人。

他本来可以与风华绝代的宋美龄结为连理,走入婚姻的殿堂,断了蒋介石与宋家联姻之路。但却为了妻子临终的一句遗言,使煮熟的鸭子落入了蒋介石的碗中,婚姻的红地毯最后却是为他人铺设。夫妻之情变成了干兄妹关系,“新郎倌”变成了情敌的证婚人。

他一生不好女色,但好美食,即使行军打仗,也要命令伙房备好几担酒菜挑子跟在身后,以便他随时解馋,一饱口福。他的书法妙绝天下,向他求字的人不论身份高低,他都能尽量地满足他们的要求,不得罪人是他做事的一贯原则。

他常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他不像有些胸无点墨却官气十足的政客,与人为善和宽容大度是他处世的原则。对在雨中让他停轿接受检查的门卫,他不仅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老老实实拿出证件让他检查,而且还大加赞扬这种不管职位高低,都按制度办事的负责精神。对讽刺、挖苦他最尖酸、最刻薄的张冥飞,他却待为上宾,称张是自己真正的朋友,并大度地邀请张到行政院就职,虽然遭到了婉拒,但后来张冥飞却成了在他灵前哭得最伤心、说他好话最多的人。

这就是谭延闿,一个带着神秘面纱,经历复杂,阅历深厚,善测政坛风向,深懂为官之道,让人又爱又恨,又喜又悲的历史奇人。

世人对他的褒贬不一,有人称他为“民国一完人”,说他是“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有人称他是“党国柱石”、“药中甘草”;也有人说他是八面玲珑的“水晶球”、“伴食画诺的活冯道”。

谭延闿生前名位鼎隆,死后也备极哀荣。国民党以国葬之仪将他葬于中山陵侧的灵谷寺,墓穴规模仅次于中山陵。从灵谷塔沿林间石径可达谭延闿的墓园。硕大的墓包端立在水泥平台中央,汉白玉的祭台,牌坊,石狮,宫殿般的祭堂,大片的草坪,莲花池,方亭,颇具江南园林的风致,凸现出墓园的奢华与庄严。谭延闿生前跟随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的时间很短暂,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未必能够完全领会与遵守,死后却得以在青山灵秀之地长伴伟人的魂魄,成就了他政坛不倒翁的传奇人生。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宦宦之家的少年俊才	
一 总督父亲	1
二 宦门孝子	15
三 末科会元	22
第二章 立宪运动的弄潮儿	
一 湖湘三公子	27
二 投身新式教育	30
三 争、保路矿利权	34
四 立宪请愿	38
第三章 第一次督湘	
一 顺应革命潮流	42
二 抬上湘督宝座	51
三 高深莫测的“谭婆婆”	54
四 “文明革命”的倡导者	60
五 “二次革命”的骑墙派	64
第四章 第二次督湘	
一 落魄青、沪	75
二 重主湘政	79
三 抵制易督	87

第五章 第三次督湘	
一 南北战争	91
二 督师湘南	97
三 驱张渔利	100
四 拒南抗北	104
五 督军剪彩	107
六 含恨离湘	112
第六章 讨贼军总司令	
一 追随孙中山	115
二 谭、赵战争	121
第七章 建国军北伐联军总司令	
一 东征陈炯明	125
二 奉令北伐	129
三 讨伐杨、刘叛乱	136
第八章 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主席	
一 廖仲恺血案	141
二 促进两广统一	145
三 中山舰事件	148
四 北伐与迁都	155
五 武汉国民政府的变色龙	162
六 宁汉合流的政治傀儡	171
第九章 第一任行政院长	
一 药中甘草	179
二 助蒋排除异己	183
三 撒手尘寰	189
结束语	192
谭延闿年谱	195
参考文献	230
后 记	236

第一章 官宦之家的少年俊才

一 总督父亲

1880年1月25日,正是严冬时节,瑟瑟寒风越过长江,吹到了美丽如画的西子湖畔及钱塘江两岸,大地开始沉睡,万物也已敛藏,但人类的新生命却每每在这个时节来到世上,给人们带来丝丝暖意和欢欣。

雕梁画栋、庄严雄伟的浙江巡抚衙门,到处张灯结彩,洋溢着一片欢庆新年的喜人景象,成群结队的地方官员拿着拜帖,抬着礼盒,川流不息地出入巡抚府,极尽所能地讨上司的欢心。而在巡抚衙门的内室,却是另一番忙碌景象:一个年轻妇女正痛苦地躺在床上,脸上挂着豆大的汗珠,丫鬟和接生婆正忙碌地做着接生前的各种准备,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年轻妇女顺利地产下了一名男婴。这个刚刚离开娘胎来到人世间的幼小生命,与所有的婴儿一样,迸发出的第一声哇哇啼哭,既不是瑶台仙乐,也不是琼岛妙音。但正是这回荡于巡抚衙门的带着原始野气的啼哭,注定了他与一般平民百姓子弟不同的生命历程。这个诞生于浙江巡抚衙门的新生命,就是后来曾三度督湘,叱咤民国政坛,历任国民政府代主席、主席、第一任行政院长的谭延闿。

据说谭延闿出生的时候就很不寻常,他的父亲在梦中看到嘉庆时期的进士,做过户部尚书的湖南道县人何凌汉戴着官帽,穿着官服,从空中徐徐而下,前来拜见他,他非常恐慌,从梦中突然惊醒。正在这时,他家的丫鬟从内室兴冲冲地前来报喜,说夫人顺利地生下了一位公子。他的父亲认为这是托祖上保佑,因而给他取字祖安、组安,意思就是说祖上安康,福佑绵长,另外取别号叫做畏三。后来谭延闿写过非庵、切斋等诗集,又取别号非庵、切斋。他的书斋取名



慈卫室、镂冰馆等。

谭延闿祖籍湖南茶陵。茶陵，因地居“茶山之阴”，炎帝神农氏崩葬于境内而得名。它位于湖南省东南边陲，为株洲市远郊县之一。东与江西省的莲花、永新、宁冈三县接壤，西与郴州地区的安仁县毗邻，南靠酃县，北接攸县。在这2500平方公里的境域内，群山环抱，丘谷纵横。南来的洣水，带着井冈山的俊秀、炎帝陵的神韵，穿过重峦叠翠，汇集四乡溪流，从三面绕过县城，蜿蜒向北，出攸县、衡东，注入湘江。县境多样的地貌类型，温和湿润的气候，丰富的光、水、热能及生物、矿藏资源，为农业、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在这山明水秀之地，一度学风鼎盛，文人辈出：宋、元、明、清兴建书院的数量，在湖南名列前茅，历代中选进士者121人，明、清两代并称“茶陵四大学士”的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谭延闿的祖先，自元朝至正年间从江西永新迁徙到茶陵，就世代务农，靠耕种土地为生，朴实勤劳，家风淳朴。曾祖父谭世峻，为人敦厚豁达，以忠诚守信在乡里面很有名气。祖父谭之恒，做过国子监生，文章写得很好，德行高尚，在湘潭一带教授学生读书，学者都称他为九涛先生。他平生不喜欢添置家产，却非常好客，颇有孟尝君的气概。他往往不预先告知，就把客人请到家里。有一次，他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事先又没告诉家里，妻子刘氏看到这么多人来到家里，家中米粮全无，感到手足无措，只好趁客人进入内室之时，一手提壶借酒，一手提篮借米，结果，米虽借到，酒壶则空空如也。回到家时正碰到客人站在门口，刘氏进退两难，只好谎称说：“石床好世界，白米换不到酒。”客人方知谭氏家中困难，米酒都要向人去借，于是笑着说：“我们今天不喝酒。”这才解除了刘氏的窘状，客人们对她更是敬重。

谭之恒生有4个儿子：珍麟、锡麟、钟麟、镇麟。老大、老二、老四先后夭折，独老三钟麟活的时间最长，他就是谭延闿的父亲。

谭钟麟（1822—1905），字云鹄（始名二监，字文卿），茶陵县阜阳乡高陇镇石床村人，少年时家里贫穷，生活艰难。但他少年聪慧，好学上进，开始进入私塾读书时，喜欢给老师提问题，他提的许多问题，连老师有时也回答不出来，他刻苦用功读书的精神，深得老师的喜爱。16岁时，他前往仁源村，拜当时著名的谭教谕直清先生为师，发愤求学数年，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后来，志气更加远大，为了潜心学习，他寄居于山深林密的寺庙里读书，常常读到夜深人静，每天都是如此，遇到艰难困苦，也毫不退却。入府应试，徒步往返数百里，从来没有乘过车坐过船。1843年中提学试第一，考取秀才；1846年乡试中举人；1856年

会试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1859年散馆,授职编修。是年秋,朝廷大考翰詹,谭钟麟位列二等,赏给袍料一匹。

谭钟麟生活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满清皇朝在闭关自守的氛围中逍遥了一段时日,但世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经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以后,迅速走上了工业化发展的道路,继而凭借坚船利炮,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战争,并将侵略的魔掌伸向了地大物博的中国。英吉利的大炮炸碎了天朝大国尽善尽美的幻梦,留给了中国人民难以愈合的伤痛。谭钟麟在这种“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严酷现实面前,也像其他的封建士大夫一样,怀着心忧国事的矛盾心理,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1862年,谭钟麟任湖北乡试副考官,湖广总督官文以施南府在清代没有举人中试,主张另外出一份试卷,援引边郡成例,使他们得以中选。众考官都附和官文的意见,只有谭钟麟坚持不可更改旧章,按照成例进行考试。这一科考试结果,施南府考中举人的达7人之多,官文看到这种结果也无话可说。1863年,谭钟麟补江南道监察御史。当时清政府已经很腐败,所谓的言官,都毛举细故,敷衍塞责,没有敢犯颜廷争、匡正国事的人。谭钟麟却认为,身为御史官,理应效忠朝廷,真正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如若一味立朋党、谋私利,则违背了朝廷重视谏官的本意。于是,他上疏朝廷,请申明定例,非廉明伉直有节操的人,不得保送为御史,违者,追究其长官的罪责,他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

1864年的春天,北京城内仍是冷风阵阵,寒气袭人。神秘莫测的皇宫总教人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自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龙驭归天之后,清朝宫廷里的权力之争就没有一天消停过。年仅6岁的载淳继承皇位后,他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就与以肃顺为首的8位顾命大臣产生了严重的权力争斗。叶赫那拉氏虽然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只是一个小小道台的女儿,算不上有深厚的社会根基,但她却是一个权力欲极强、野心勃勃的女人。她不甘居于人下,入宫后,她就频施美色,邀宠卖乖,讨得了咸丰皇帝的欢心,生下了咸丰皇帝唯一的皇子,母以子贵,她迅速上升为懿贵妃。儿子继位,她进而成了西太后。但是,她揽权的野心遭到了以肃顺为首的8位顾命大臣的抵制。西太后感到势单力孤,于是,她低声下气,姐姐长姐姐短地把东太后哄得团团转,内接好于东太后,外则把受到8位顾命大臣排挤的恭亲王拉到自己一边,双方为了共同的利益,一拍即合,从而叔嫂合穿了一条裤子。他们利用咸丰灵柩运回北京的机会,发动宫廷政变,将8位顾命大臣杀的杀,流放的流放。那拉氏获得了垂帘听政的权力,从而主宰了中国的政治命运。恭亲王奕訢则获得了总理衙门大臣、议政



王在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宗人府银库等一系列要职。但是，这种叔嫂联合的格局并没有维持多久，双方的权力争斗又再次重演。近年来，慈禧太后总感到奕訢不再那么顺眼，在奏事时，总不把她这个皇太后放在眼里，处理事情，不先与她商量，就要她按他所奏的去办，前几天，甚至在奏事的时候，公然拿起皇帝专用的茶杯喝茶，最后，在她“咳嗽”暗示下，才把皇帝御用的黄色金龙茶杯放下，但没有任何请罪的表现。如果不给他点颜色看看，怎么镇得住他。慈禧太后又想起了安德海曾经向她说过话：“恭王爷说，没有他太后就掌不了权，是他在帮太后撑着咱大清的江山。”她觉得奕訢也太过狂妄了。正好翰林蔡寿祺上了一份弹劾恭亲王的奏折，列举了恭亲王“贪墨、骄淫、揽权、徇私”等几大罪状，何不就汤下面，挫挫恭亲王的锐气，使他明白“天威难测”的道理？于是，她避开军机处，召开内阁会议，下旨罢免恭亲王的议政王职务，并把蔡寿祺弹劾恭亲王的事情交给文渊阁大学士倭仁负责处理。倭仁是一个典型的道学先生，本来就对恭亲王办洋务不满，认为他是在“用夷变夏”。这次，有这样一个机会搬倒恭亲王，他当然不想错过。他随即召开内阁会议，令王公大臣们详细讨论，倭仁告诉大家说：“商议的结果已经确定，请大家一一在上面署名。”王公大臣害怕惹恼慈禧，未予讨论，就在其上依次签名。谭钟麟独与吏科给事中、宗室广诚等联名上奏，为奕訢说情。在上书中，他们慷慨激昂地说，“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夙夜在公，尚无贻误，屡荷优诏，奖其贤劳”，奕訢在皇上召见之时，语言不检，自当斥责其过，但现今内忧外患同时并至，尤为需要“上下一心，共资康济”，如果“庙堂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慈禧太后看到这份奏章后如梦方醒。于是，她在与慈安太后商议以后，第二天召见军机大臣文祥、李棠阶、曹毓瑛，当面把所有的奏折发了下来，同时反复解释，说这一次对恭王的责备，用意是在保全，期望恭王经此一番鞭策，收敛改过，上头的苦心，廷臣应该体谅。如果说真有猜嫌之心，何必把弹劾恭王的折子交议，尽可留中不发。“现在大家都说，恭王虽然咎由自取，到底也还可以用，这跟我们姊妹的想法一样。”慈禧太后说到这里，略停一停，才用很清楚的声音宣示，“恭王仍旧在内廷行走，仍旧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恭亲王是一个投桃报李的人，谭钟麟对于他来说，原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但这一次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这次之所以能够保全名位，多亏了谭钟麟那份为他主持公道的奏折，他很欣赏这个湖南人敢说敢言的正义之气，这比那些平日在自己面前趋炎附势，百般献媚，而在关键时刻却成了缩头乌龟

的人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他知道言官是一个得罪人的职位,像谭钟麟这样刚出茅庐、官场历练不深的年轻人,长期待在高官云集的京城,迟早会成为他人权势倾轧的牺牲品。保全他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远离京城。1866年,在恭亲王的活动下,谭钟麟调任杭州知府。当时浙江正处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烽火之后,连年的战乱,使得江浙一带民皆逃亡,地尽抛荒,人民生活异常艰难。谭钟麟在杭州知府任内,安抚流亡的百姓,使他们重回家园,恢复农业生产;处理积压多年的案件,整顿监狱秩序;清理拖欠多年的赋税。豪强徐正魁、张桂林等人多年来趁乱横行乡里,擅杀善良的老百姓,强占老百姓的妻子女儿,无恶不作,谭钟麟坚决主张将他们绳之以法,为地方除害。有人却劝他三思而后行,因为徐正魁的党羽很多,如果操之过急,恐怕会引起他们的叛乱,导致无法维持局势。谭钟麟不为所动,终将徐正魁、张桂林等地方恶霸押赴刑场,开刀问斩。围观的群众达数千人之多,莫不拍手称快。闽浙总督吴棠巡行路经杭州,停船于拱宸桥下,其随从仗势欺压百姓,横行市场,强买强卖,市民敢怒而不敢言,谭钟麟命人将其捉拿,施以杖刑。浙江巡抚深知吴棠乃慈禧太后面前的红人,在任县令时,曾出钱资助过尚未进宫的慈禧,使当时十分窘困的慈禧得以办完父亲的丧事,慈禧掌权以后,十分感念他的恩德,四处派人打探他的消息,并破格任用,因此是不可轻易得罪的人物。常言道打狗还要看主人,浙江巡抚一面亲自登船向吴棠赔礼道歉,请求他原谅谭钟麟的过错,一面命令按察使向谭钟麟传达他的意思,立即释放吴棠的手下,不要把事情闹大,但谭钟麟坚持依法处理,始终不为上级的压力所屈服,因而深受群众爱戴。

谭钟麟在官场上可谓春风得意,一路畅通无阻,由河南按察使,到陕西布政使、浙江巡抚、陕甘总督、闽浙总督。不管是在边城、荒漠,还是江南鱼米之乡,都政绩频传,名动京城。

在陕西,他采取各种措施,解除老百姓的疾苦。下令解除严禁回民出城的禁令,使回民得以经营生计;又严令汉民不得仇视回民;遇有汉、回之间的诉讼,要求属吏秉公办理,不得有所偏袒,使回民感动得痛哭流涕,发誓永不犯法。1877年陕西遭遇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百姓无以为生。但因谭钟麟早有防范,在大旱之前,依据社仓法,督促州县积储粮食达数万石。旱灾来临后,他下令将储粮全部拿出来赈济灾民。并选派能干的吏员经办此事,颁布禁令十条,对侵蚀者严惩不贷,并将犯罪胥吏斩首示众,一时官吏为之震慑。当时山西、河南、陕西旱灾相同,朝廷发内帑购粮以赈济山西、河南,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饿死的灾民不计其数。陕西虽同样受灾,但以防范及时,赈灾措施得力,因而社



会安定，饿死的人很少。

在浙江，他严惩贪赃知县陈国香，处死浮收漕粮、积资数十万的仁和县吏何秉仁，民情欢欣，踊跃输纳租税，增运十余万石。又改革盐政，招商集资承运，更定厘税等，商民均感满意。又筑炮台，修海塘，并重建文澜阁，扩大藏书。又开局延请文儒，校刊群书，因此浙江治绩闻天下。

在陕甘，谭钟麟为支持左宗棠的大军收复新疆，奏请朝廷，奖励及时供运的布政使，调动了其积极性，使军饷供应不再匮乏。左宗棠的西征军得以驰骋天山南北，转战戈壁荒漠，一路所向披靡，打得阿古柏叛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新疆平定之后，创设巡抚，每年以甘肃省粮饷的三分之二相助。西域道远，谭钟麟于是创立官车局，官家出钱造车，专门用于转运。他还搞了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盐政改革，制定并实行就场征课法，使税收增加了十分之二，而盐价反而大大降低。又在兰州建古书院，在甘州建河西精舍，选拔学生到这里读书，培养为西部服务的有用人才。他在陕甘任官9年，官吏敬畏，百姓怀念，没有出现水旱灾害、军事叛乱的事情，社会秩序安定。官库里面储藏的白银达到百多万两，州县储积的粮食达到数百万石，比他刚到陕甘时超出了10倍以上。

在福建，谭钟麟为严肃军纪，颁布条例，重申纪律，裁减兵员，淘汰老弱，军律一新；又精简船政，尽斥冗员，派精明干练、廉洁奉公的人主持其事，成绩倍于往时。由于严查每年的收入，控制每年的支出，结果出现了盈余，全部偿清了以前的债务。

1895年，谭钟麟调任两广总督。这时的两广正像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广州就处在内忧外患的火山口。

当时孙中山刚刚建立反清革命组织“兴中会”，为发动革命，他往来于广州和香港一带，筹划革命大业，官吏将此情况密报于谭钟麟，谭命令密探随时侦察。一天，孙中山定期在某礼堂演讲，唤起民众起来反清。正在群众集合之时，孙中山登台四顾，知道有侦探混在人群之中，于是将皮包内文件取出，作为医药广告，说甲药可以治某病，乙药可以治某病等等，听讲的人大为失望，纷纷退出。侦探回去汇报说：“孙文是卖药医生，狂士而已。”谭钟麟也信以为真，放松了对孙中山等人的警惕。孙中山利用这个机会，蓄积革命力量，决定以重阳节作掩护，在广州发动起义。

按广东风俗，重阳节是扫墓的日子，在外的广州人都要回省城去，那时来往的人多，参加起义的人混杂在人群中进城，就不易被人注意了。于是，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就把起义的时间定在1895年10月26日，即农历九月初九。



10月13日,孙中山为了部署起义事宜,先行赶到了广州。过了两天,郑士良、陈少白等人也抵达广州。在香港,只留下杨衢云主持工作。

10月25日晚,广州附近各路队伍,打着大书某族省墓的灯笼,云集广州。陈清率领的炸弹队,在城内要道埋伏。他们准备在各要点施放炸弹,各路人马听到炮声即同时行动。

10月26日,天刚蒙蒙亮,好几路会党、绿林、民团首领已经在起义总机关等候命令。他们准备以青天白日旗为旗帜,以“除暴安民”为口号,以红带缠臂为标志,大举进攻。卫队的100多名战士身藏利器,在起义总机关的四周待命。但是,正在这节骨眼上,孙中山忽然接到汕头、西江两军报告,说是“官军戒备,无法前进”。不久又接到杨衢云电报:“货不能来,延期两日。”他赶忙拿着两份电报,急匆匆赶到起义总机关。经与陈少白商量,决定推迟起义计划。他一方面把钱分发给各路首领,叫他们回去等候命令,另一方面又发急电给杨衢云,称“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这时的两广总督谭钟麟,已是一个年迈昏聩的官僚,在他的意识中,孙中山等人只不过是好说大话之辈,对兴中会的革命活动始终未能察觉。重阳节这天上午,他接到香港总督密电:有人从香港私运武器进入广州,请留神。谭钟麟看罢,并不在意,只是一笑了之。心想:英国人连是谁私运武器都没弄清,岂不是捕风捉影?

谭钟麟正在暗自好笑,又见省缉捕统带李家体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市面上外地人突然大增,形迹可疑,听说可能是要造反。

谭钟麟并不相信,以一种自负的口吻问道:“党首是哪一个?”

李家体连忙回答说:“孙文!”

“孙文?”谭钟麟仰面大笑起来,“孙文乃狂士,好作大言,岂敢造反?”

李家体尴尬地站立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他闷闷地退出总督府,心里并不服气。于是,他派了一些侦探去监视孙中山。

到10月27日,事情终于败露了。事情出在朱淇的哥哥朱湘身上。朱湘是清朝举人,主持西关清平局事务。朱淇起草了起义的《讨满檄文》,朱湘得知后,怕连累到自己,便冒用朱淇的名义向省缉捕管带李家焯告发。

李家焯连忙报告谭钟麟。谭钟麟一听,惊得汗如雨下,一副狼狈相。呆了一阵才缓过神来,连忙调兵遣将,加强广州防卫,并派李家焯领兵搜索双门底王家祠和咸虾栏张公馆等各处关口和码头。这时,孙中山和陆皓东正在珠江南岸一个秘密机关里,听到清兵出动搜索的消息,连忙布置转移。陆皓东自告奋勇,



要去云岗别墅焚毁兴中会名册，以免落入朝廷之手。孙中山同意他前往处理，并与陆皓东约定：事完之后，黄昏在水鬼潭埠头会合，然后一同离开广州。

陆皓东立即渡江赶到北岸的云岗别墅，焚毁了兴中会名册。正要撤离，清兵已把云岗别墅重重包围了。他们逮捕了革命党人陆皓东、程耀高、程奎光、程怀、刘次、梁荣等人。

这天黄昏，化装成商人的孙中山到了水鬼潭埠头。他等了很久，仍不见陆皓东的影子。他知道好朋友凶多吉少了，迫于风声越来越紧，只好独自登上一只事先备好的小汽艇，在弯弯曲曲的小水道里拐来拐去，终于躲过清兵的盘查，朝香山县唐家湾方向驶去。

杨衢云虽然接到孙中山“不要再来”的电报，但7箱军械早已交给“保安”号轮船，若是起回，又怕事情败露。于是只好硬着头皮，仍派朱贵全、丘四带领40多人随船赶往广州，同时复电孙中山：“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

28日清晨，“保安”号轮船刚刚抵达广州，等候多时的南海县令李征庸及缉捕管带李家焯即挥兵上前截缉。起义者们的7箱枪支，全被杂货压在下面，临时根本无法拿出，朱贵全、丘四等40多人无奈，束手就擒；木箱内的200多支手枪和弹药，也尽被查获。广州起义至此即告彻底失败。

陆皓东被捕后，被押到南海县县衙，县令李征庸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妄图逼使陆皓东供出同党而一网打尽。然而，陆皓东坚强不屈，横眉冷对李征庸，嘲笑似的对他说：“你虽严刑加之于我，但我肉痛心不痛，你将奈我何？”11月7日，谭钟麟令营务处将陆皓东、朱贵全、丘四三人绑赴刑场杀害。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在营务处受责600军棍，病死狱中。接着，谭钟麟下令对孙文、陈少白、杨衢云、朱浩、汤才、王质甫、李杞、侯艾泉、夏百子、莫亨、吴子材等十余人悬赏追捕。办完这些事后，谭钟麟方才松了口气，不由自主地摸着自己的脑门说：“好险，看来自己真的老糊涂了，总以为孙文不过是一个光会说大话的狂士而已，没想到他真的就造起反来，险些铸成不可弥补的大错，看来对革命党人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不要在自己快告老回乡的时候弄出什么大乱子来。”

1899年4月的广州，已经处处呈现出春暖花开的景象，但是，总督衙门的谭钟麟总有一种坐卧不宁的感觉。自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就在中国掀起了强占“租借地”和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他治下的两广地区也成了英、法帝国主义竞相争夺的对象。英国要强租九龙，法国要强租广州湾。尽管自己多次致电朝廷极力反对，但朝廷却同意与他们订立条约。自己在朝廷的严旨逼迫下，只好遵守朝廷与英国政府所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于本年3月派候补道

王存善与香港政府辅政司骆克共同勘定租借地界线。双方签署了《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书》，作为《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附件，具体标明界线划分。随后，港英当局即着手接管新界。可是，新界居民却不甘做英国的属民，屡与港英当局冲突。

4月6日，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会同辅政司骆克和长期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林若翰牧师乘船从香港到达广州，与两广总督谭钟麟亲自商谈新界的移交事宜。谭钟麟在总督衙门的大堂会见卜力一行，出席作陪的有即将离任的广东巡抚鹿传霖，以及藩、臬两司，当然，还有担任定界委员、差事尚未了结的广东候补道王存善。

在一番客套应酬之后，卜力单刀直入，向谭钟麟声称：“最近在新租借地出现了一些煽动性的传单，企图误导当地居民，从而对我方的接管造成不应有的障碍！”他示意身边的骆克，把那些传单交给谭钟麟过目。

谭钟麟懒洋洋地从骆克手中接过这些揭帖，从身边的茶几上拿过一只长柄放大镜，哆哆嗦嗦地举到眼前，以微弱的视力审视着那些格式不一的文字。当他看到“新安百姓不受辱，不怕洋鬼洋枪洋炮铁甲船。……雪我国耻抒正气，保我河山保我权！”不禁为之一震：百姓尚不肯受辱，何况我朝廷命官？谭钟麟看完了那些揭帖后，抬起头来，冷若冰霜地对卜力说：“新安自古民风强悍，不易管束，彼等有感而发，自行书写、张贴此类揭帖，官府何从查找？钟麟恐怕无能为力。阁下不熟悉中国情形，亦不知此事之难！”

卜力知道，这是谭钟麟故意袒护新安百姓的搪塞之词，心中不由火冒三丈，但他又找不到发作的更好理由，而且，谭钟麟还以他们私放康有为的事情来发难，他只好退一步说道：“当然，我来此的目的，也并非一定要阁下惩罚什么人，更为重要的是，我方接管新租借地的日期已经临近，我不希望该地区被滋事者破坏了正常的秩序。我已经将接管日期推迟到4月17日，目的是为了有足够的时间来建造房屋，使将来的官员和警察有一个安身之所，同时也使阁下有足够的时间，来安排中国海关的重建事宜。”

一谈到海关重建的事情，谭钟麟就一口拒绝，他向卜力明确答道：“敝意以为，海关无须重建。早在10年之前，中、英两国签订《管理香港洋药事宜章程》，贵国已正式承认中国九龙税务司以及在汲水门、长洲、佛头洲和九龙城外4个税关之合法地位，至今已逾10年，彼此相安无事，而今断无移关另建之必要！”

卜力没想到这位银发飘飘、目力不济的老总督对海关问题也置之不理，仍抱住10年前的老“皇历”不放，不肯将已成为英国租借地的中国海关移到租借